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淵明集卷三
一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徐泰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陶淵明集

別集類一晉

提要

臣等謹案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北齊陽

休之序錄稱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

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

一本為蕭統所撰

案古人選定之本亦謂之撰故文選舊本皆題昭明

太子撰而徐陵玉臺新咏序稱撰錄艷歌凡為十卷休之稱淵明集為統撰蓋沿當日之稱

今亦仍其原文

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
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叅合三本定為十卷已非蕭
統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
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為蕭
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為陽休之十卷本其他
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為是晚乃得江左舊
本次第最無倫貫今世所行即庠稱江左本
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

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
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一
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後諸本
雖卷數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偽
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
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
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于子部類書而詳辨

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
目一時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
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所定釐為八卷雖梁
時舊第今不可考而黜偽存真庶幾猶為近
古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陶淵明集原序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
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
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
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
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

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
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
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雖豈競鳶鷂
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寧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
受折於孫滿霍侯駘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

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瑾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陶淵明集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
及縣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
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
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
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
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
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

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智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
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
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醜然賦歸去豈不
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
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
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
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萬即日送酒家
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

直隄陽蘇合彈與螳螂糞九比哉

胡仔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
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
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
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
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
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
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
但不文耳

陳后山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
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
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个是
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朱文公語錄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朱晦菴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

有力但詩健而意間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
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章則自在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
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
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是也大抵
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
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
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

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
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
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
窻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
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
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

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

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辭

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
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
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
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
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
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以物觀物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

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
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
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
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
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休齋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
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
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
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楊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
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
世士貪榮辱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
未之信也

按邢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解
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

是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不載

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

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

張續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言

開歲後五十若以詩為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為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併

記之

按張續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

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

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

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為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陶淵明集卷一

晉陶潛撰

詩四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
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
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

停雲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罇酒新湛

湛讀曰沈

園列初榮願

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
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二句蓋寓鷗回霧塞陵遷

谷變之意

有酒有酒閒飲東窻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

謂相招以事新朝也

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
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高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
四曰興之遺義也

時運

井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
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

金月口人
卷一
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

矚之欲切視也

稱心

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

魚依切水名出泰山

童冠齊業間詠以歸我

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

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史記曰黃帝為有熊帝堯為陶唐

湯東澗曰間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為言謂

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

榮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
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
顛與憔悴同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
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

此日富

或曰志當作志荀子功在不舍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云爾

我之懷矣

恒焉内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
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
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
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叅其軍事時靖節年

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
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為已任回翔十載卒
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
明年決策歸休矣

贈長沙公族祖

并序

長沙公於余為族

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

祖同出大司

馬漢高帝時陶舍

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踈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
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
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

案守

記湘潭湘鄉
湘源為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篋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
路悽然歛襟或遼音問其先

楊誠齋曰同源分流人易世踈慨然寤歎念
茲厥初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
少意多尤可涵泳

西蜀張續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為元嘉乙丑
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
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
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為吳昌侯若謂詩
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

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為
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為族
或云長沙公於余為族皆以族字斷句不稱
為祖蓋長沙公為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
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為族又云
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
以族祖族孫為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為
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

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酬丁柴桑

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

善若始

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
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
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

覲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

時新居南里之南村
即栗里鄰新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
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
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
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
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
待靡因誰其瞻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為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

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
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

左傳僖三十三年舅季
使過冀見冀缺攜其妻

髓之敬相待
如賓與之歸

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隴畝矧伊衆庶

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儻石不儲

儻石

言一儻一石應劭曰齊人名甕為儻
石受二斛漢書音義曰儻一斗之儲

飢寒交至顧爾儻

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歛衽敬讚德美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

陶世之先曰伊祁氏升唐

侯為天子後遜于虞作游陶丘故號陶唐氏而謚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為尸因封于唐御龍勤夏豕韋翼商
時董父好龍肆命為龍於陶丘而堯之庶子奉先之祀於陶丘者或世業豢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音

柔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唯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豸韋商武丁滅之以封

劉累穆穆司徒左傳載商民七族陶氏其一也陶氏授民是為司徒蓋豸韋之後陶姓始經見

於厥族以昌原陶姓氏族之所自來也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遶雲蚪奇

穆切俗作蛇非無角龍也奔鯨駭流二句喻狂暴縱橫之亂也天集有漢眷予愍

侯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合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

土開封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幽以永存爰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鹽鹽

丞相

李景二年陶青為丞相

允迪前蹤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

二句喻枝派之分散

時

有語默運因隆窳

窳烏瓜切凹也二句言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

在我中晉業

融長沙

按別傳陶侃字士行任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薨於成帝咸和九年

追贈大司

馬謖曰桓

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

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言長沙公心期之高遠也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

陶茂麟譜以此為祖按此

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祖陶茂為武昌太守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

風雲寘茲愠喜

父娑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

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

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孔伋因求思而言韋玄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

謂德難厲

其庶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

也

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

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張續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

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

然者也

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
懷抱此固以文為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
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於陶茂
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愠喜其

父子風規蓋相類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愁雲岑

愁起例切息也

和風

不洽翻翻求心

託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意同

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

音時交矰繳奚施

繳之若切弋矢
著絲以胃禽足也

已卷安勞

卷與
倦同

陶淵明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陶淵明集卷二

晉 陶潛 撰

詩五言

形影神 三首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
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
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
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

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沍

沍如之切涕流

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崙華邈然茲道絕與
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

既難常黠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
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

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

彭祖姓
錢名鏗

顓頊玄孫進維養於堯堯封於
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

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

日醉釋前篇
立善釋後篇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
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以此心之神也若
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
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
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
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鷺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

祛百慮菊為制顏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

空視時
運傾指

易代
之事塵爵恥虛壘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閒謠緬焉起深

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
之謂不得於彼則得於此

後樓遲詎
為拙亦同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
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曰意長日月
促則倒轉陶句耳

歸園田居

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
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
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

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
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
熟視有竒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又曰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
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
疲精力至死不悟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
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
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
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前漢楊惲

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特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
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闈荆薪代明燭歡來
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其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
暮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問君
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
如此開徑望三益

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不類

東澗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

山名在武林

我屋南窻下今生幾

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
熟

西清詩話曰此節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
有之

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
之

遊斜川

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

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

路庭芝云曾城落星寺也

殆晉之所有者

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

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

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嘉名

天問崑崙崙縣圖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

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

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

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

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氣

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

湍急
瀨也

馳文魴閒谷矯鳴鷗

迴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

九重注
見上

顧瞻無

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
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

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誤今作

開歲候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時三人皆
講禮校書

負痾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

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薦榻
表羣

士響
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

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春秋云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
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泉山曰按靖節不事覲謁惟至田舍及廬山
游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
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游
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穎之事微譏之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
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盃
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

何謝冥報以相貽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
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
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
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

吹尺偽切嗟也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

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

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遵

鄧治中

闕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

炎火屢焚如螟蟻

恣中田

蔡氏注蟻蝨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桑蝨意此螟蟻當是螟蟻

風雨縱橫至收

歛不盈屨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

願鳥遷

謂日鳥月兔飛走之速也

在已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

後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
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
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
絃歌乎

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
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

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

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

謂

也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為別

後相思之資

楊公楊永也

相知何必舊傾葢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
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斟酒閒飲自歡然我實
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

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

曹子建詩王其愛玉體

來會在何

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

窻罕悴物此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

史記律書

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

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宥隆即事如已

高何必升華嵩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
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豈
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竒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
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趙泉山曰按晉傳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
過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獨飲詩云試酌百

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藥昏管之語

移居

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

即栗里也

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

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

指顏延年殷景仁雁通之輩

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

竒文見

王褒傳

疑義相與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

將不勝

音升任也

無為忽去茲

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韓子亦曰樂之終身不厭

何暇外慕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

遺民嘗作柴桑令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

辰入竒懷挈杖還西廬

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

往還於
廬阜間
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

應畬

爾雅田三歲曰畬靖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稔矣今秋穫後復應畬也

谷風轉淒薄

爾雅釋云東風謂之谷風

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

栖世中事歲月共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
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趙泉山曰谷風轉淒薄四句雖出於一時之
諧謔亦可謂巧於處窮矣以弱女喻酒之醜
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

之常態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
周櫛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
新葵鬱北牖嘉穉養南疇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
攜童弱良日登遠游

和郭主簿

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息

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
良有極過足非所歛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
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
雲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
岑聳逸峯遙瞻皆竒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
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

獲展厭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

四月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集本作各傳寫之誤

爰

以履霜節登高饑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
思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
來還懸車歛餘輝

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

逝止判殊路旋駕悵

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

宋書王弘

字元休

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

之為西陽太守

今黃州

被徵還謝瞻為豫章太

守

今洪州

將赴郡王弘送至湓口

今潯陽之湓浦

三人

於此賦詩敘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餞行
故文選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四
人

與殷晉安別

景仁名鐵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

尉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

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

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

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

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
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
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
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

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關中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山谷

云正賴古人書蓋當時語或作上類甚失語意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洛陽西晉

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宋謂

公格始平下燕秦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時松齡銜

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賀平關洛原詩意靖節初欲從松齡訪關洛會病不果行路若經商

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

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賞患賈待夜切賒也貸也貧賤有交娛清謠

結心曲人乖運見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

湯東潤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迹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

悲泉見前驟驥
言白駒之過隙

明旦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
澗哉秦穆談旅

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
厲厲氣遂嚴紛紛

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
屢闕清酌至

酌一宿
酒也

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
撫已有深懷履

運增慨然

湯東澗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

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
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
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

史記律書五月中律中蕤賓陰氣
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

清朝起

南颺

颺息茲
切風也

不駛亦不遲

駛疎吏
切疾也

飄飄吹我衣重雲蔽

白日閒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
晔晔榮紫葵於今甚可

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
靡所揮悠悠待秋稼

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泪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禮
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
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疚二眉纔數齡雙位委
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座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
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
惻惻悲襟盈

陶淵明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陶淵明集卷三

晉 陶潛 撰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嘗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

秋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
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
容晉末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
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
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
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
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
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

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
游魯直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矣故著于三卷
之首以祛來者之惑云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
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踈眇眇
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
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

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班賦求幽
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

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

耳淵明望雲慙高鳥四句似此胸襟豈為外

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

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待溫顏再喜見友于

洪駒

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歇後語也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

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

柁以刺切棹也

高莽眇

無界夏木獨森踈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日識南

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

巽順

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

崩浪聒天響

聒喧也

長風無息

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一作塗中
按江圖自

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

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中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
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柶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
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濶晶晶川上平懷役不

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
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為州祭
酒乙未距庚子叅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
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

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
通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
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
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

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識

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

閉必

結切 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

潔潔或作結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

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

節平津苟不由

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為平津侯

棲遲詎為拙寄意

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叅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
失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

六載去還歸

韓子蒼云

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

六載韓說蓋誤

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
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

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

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

亭亭高也

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

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貞剛

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

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
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
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雁鳴雲霄萬化
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
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
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
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
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
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
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溟蕪
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榘
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
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安年逝已
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
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
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

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
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
自足以勝之

飲酒

二十首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
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
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
為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漢蕭

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寒暑有代謝人

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
歡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是西
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

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鄰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楛樞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

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

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則為解曰榮

啟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
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
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
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
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

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
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
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
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附麗

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烟樓手段豈能有得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畎畝不忘君之意也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

季多此事

漢欽傳三季之後
註云三代之末也

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

咄丁骨切叱也

且當從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裛於汲切
掇都奪切

汎此忘憂物遠我

遺世情

速于
顧切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

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

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

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

而發耳

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

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
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
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
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
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三
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
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
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
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汨古
沒切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
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羌村第二首云一篇之中賓

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是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

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

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

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

人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

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

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

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
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張釋

之子張掣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

仲理

楊倫

歸大澤高風始

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異道世俗久相
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
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
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然聽
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
以兀傲為穎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

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
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
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
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畧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
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
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灌木叢木也

班班有翔鳥寂寂無

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
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
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
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前漢陳遵字孟

公嗜酒每大
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
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
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
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
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

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

揚雄

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好事者載酒般從游學

觴來為之盡是語無不塞有時

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

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

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

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淮南說
林訓楊

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雖無揮金事

文選張協祿二疏
詩云揮金樂當年

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

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

子孔

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
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
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
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
謂羣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

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草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

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榮衛止不理徒知止
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

去將止扶桑溪

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

扶木扶桑也

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旬余反覆味之然後

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

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厦華堂吾何羨

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何趨焉

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
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
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
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

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豫章宋武

始封重華斥
恭帝揖遜事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

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

黃山谷云羊勝當
是羊勝羊勝白公

也沈諸梁葉公
也殺白公勝

山陽歸下國

魏降漢獻帝為
山陽公卒弑之

成名猶不

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

從韓子蒼
本舊作生

去舊京峽

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竒文王子愛清吹日中

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莪莪西嶺內偃息常

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為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與不可指摘今於名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

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
爭此塲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
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註懷邦
者不忘於國故無為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
門視伯夷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
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
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

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
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
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
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
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

責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佟共
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
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份端

佚

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

佚

子垂九齡但覓梨

與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

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片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
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

所資烟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
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怒如亞九飯怒飢也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
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為酸楚老
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蜡助
駕切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

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
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顧愷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
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愷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

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
可謂善擇矣

許彥周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
集



陶淵明集卷三